

撰文·攝影／屠佳

# 河西村

## 最美的鄉村

### ——婺源(七)



我在河西村畫這張水彩寫生時，畫面中央姿態獨特的老榆樹還沒有折斷

**郭**村是沱川鄉鄉公所的所在地，穿越郭村的一條小河，隔出了河西村和河東村。架在河上的石橋都有了年代，其中的一座造型比較繁複，上橋、下橋都有石階，石階又高又厚重，走到高高拱起的中段，兩邊都有石欄杆，它和連接河西、河東二村的其他幾座石橋的共同點是，都歷經數百年風吹雨打始終屹立不動搖。

從這座石橋遠眺，能看到河水流向隱隱約約的小樹林。那裡有沱川十景之一「三溪印月」。

三條溪流匯合在一起的三溪口，下橋走過去，十分鐘不到就可到達，前面提到的小河即是組成這段著名風景點的其中一條溪流。三溪口水波一刻也不停息，水流沖積出一小片沙洲，岸邊有古老的銀杏樹。最奇妙的是長在沙洲的一棵老榆樹，彎彎地彎下身子——在冬天葉片落盡時，更顯獨特又優美的

樹姿。我第一次去沱川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三溪口的這棵榆樹，月白風清之夜，過去讀書人命名的「三溪印月」，必定不能缺少這棵古樹。有一年看到古樹布滿碧綠葉片，反而沒有葉片掉光露出虬曲樹身的感覺好，我只有在這一次看到秋天的老榆樹，因為當時沒有想到拍照，一直到今天想起來都感到後悔。後來老榆樹被一個在三溪口拉住樹身跳水的孩子扯斷，斷得只剩樹根。等我聽說這件事再去沙洲，卻連樹根也看不見了。

幽靜的三溪口，曾經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淹死一個孩子。村民說三溪的水不會很深，孩子怎麼偏偏淹在裡面沒有讓人發現呢？

在這麼安靜的村莊，古代是三溪口風景和眼前看到的應該是沒有區別的。岸邊殘留著白霜的泥路，在灌木細長枝條上跳躍的小鳥。余天元說，曾經在三溪口看到小母雞那





那一年在河西村，像這樣的鋼筆速寫我畫了很多



畫速寫，比拍照有情趣。幹部說：「我都不知道這是什麼獸？」

麼大的一隻翠鳥。有一年冬天，我見到在雪地裡支起身子，捧著食物吃得不發出一點聲音的小田鼠。

菜園的茶樹葉片間結著袖珍型蜘蛛網，蜘蛛絲把網包裹得很密實，形成小小的洞窟，天氣冷，想像中的不及米粒一半大的蜘蛛都躲在洞窟裡面。

從三溪口往西走，也就是沿著其中一條溪流緩步向西，如果時間是在11月中旬，你看到長在溪邊的烏柏樹，一定有驚艷的感覺，烏柏樹不算高大，但是初冬季節的烏柏葉紅得比楓葉純粹，還帶點楓葉缺少的紫紅。

明萬曆年間，村裡出了個在京城任大理寺正卿的余啓元，在京城做大官的余啓元每次回村省親，都不會驚動別人。理坑村也有出外當官的讀書人，每當他們回理坑都有一批人前呼後擁，在離理坑村三華里的孝子坊



鋼筆淡彩寫生：「半嶺佳氣」

牌樓前，已經動員村民們列隊迎接了。余啓元問這位當官的，為什麼要如此興師動眾，唯恐別人不知道是你回來了？

官員回答說：「理坑村培養出不少學問淵博的人，我這麼做，可以讓年輕人明白：能夠當官，就能榮宗耀祖。年輕的一輩以後也會像我一樣發奮讀書，將來也步上我的道路，在人生旅途上留下值得後人羨慕與紀念的足跡。」

余啓元沒有說這位官員的做法不對，他只是要求自己每次回村都不要麻煩鄉親們。

位於鄣村的沱川鄉公所，三面都是二層樓房，中間的院子豎著時髦燈柱，白蘭花造型的燈泡購自上海。初冬時節，山上小動物會跑到鄉公所辦公室，被鄉公所幹部抓到了，拔掉毛，把小獸的前爪繫在一起，掛在竹枝，竹枝下面燒柴火，烤來吃。我在那一年畫了很多速寫，速寫工具很簡單，就是鋼筆。烤小獸的情形也畫下來了。那時候豎在鄉公所院子裡的擴音器會轉播中央廣播電台的節目，鄉公所很安靜，我聽到播音員在唸蘇軾的「水調歌頭」。沈穩的男聲，安靜的鄉村，古今交融相呼應，當時只有我一個人站在鄉公所招待所樓上，這樣的氣氛與感覺不會再有第二次了。

河西村有沱川中學，雖然只招初中學生，但操場和教室都不比城市的中學差。村裡的老房子之間隔出很多巷道，2009年，一條巷道裡傳出婦女氣憤的聲音，我走進去，婦女不見了，剩下為種梨樹引起爭執的兩戶人家。中年男村民要把梨樹種在另一戶人家的牆腳房，那戶人家把梨樹移種到空曠之處，離他們家的牆腳遠一點，中年男村民不服氣。我沒見到只聽到聲音的小余的母親，卻認識了在學木雕的小余，上一期刊登的苦楮樹寫生，樹幹以及綠葉的顏色，都是小余借我的。

幾年前有芳家（我以前錯寫成幼芳）出了個考進北京大學的高材生，聽說畢業後留在北京，月薪高達數萬人民幣。有芳的父親也很有學問，前鄉長沈家寶去世，有芳的父親用「生在上海，死在福建，葬在婺源」三句話概括了沈鄉長一生，其中「死在福建」是因為沈鄉長出差福建時從旅館墜樓，糊裡

糊塗摔死。

村民們說，沈鄉長活著時也很糊塗，被別人騙去很多錢，死訊傳到上海，沈家寶的表姐帶著女婿來沱川，村民們也看到了人情世故。他們說沈家寶的表姐哭哭啼啼說「家寶呀，你待我們家比我親弟弟還好呀」，為何臨走（回上海）都沒有給一點錢，反而要鄉政府給他們報銷旅費呢？

村民因此告誡村中青年一定要刻苦讀書，沈鄉長因為過去沒人督促，沒有用功讀書，才被講甜言蜜語的騙光了錢，還糊裡糊塗搞不清楚。他們說沈鄉長活著時幾個人圍著他喊「家寶娘舅」要錢，「家寶娘舅」一死，那幾個得到好處的卻沒有一個肯出錢幫助沈鄉長的家人。

沈鄉長的表姐夫是好人，可惜早已去世。沈鄉長的表姐夫曾經說「有飯一起吃飯，有粥一起吃粥」，意思是願意同甘共苦幫助別人，他說過的話我不會忘記。他也是忠厚純樸的婺源人。

村民的形容很生動：「沈鄉長的那麼多錢，丟到三溪口水裡，還會發出聲音，荒唐全被騙走了，一點聲音都沒有了呢？」

年齡大一點的村民古文基理都很好，一位名叫余印林的沱川燈泡廠老保管，從三溪岸邊走過，看到我坐在沙洲畫水彩寫生。第二天送我一首他寫的七言律詩，我一直保存著以「三溪潭水友情深」起首的這首律詩。河西村是個小村莊，一樣保留著婺源縣的「文化之鄉」的古老傳統。

在村裡度過童年的小夥伴，自由自在奔跑山野間，端在他們手中的飯碗，有時候也在飯上堆一小團碎辣椒，他們走走停停，說說笑笑，吃得很香，放學後，還上山砍柴。

從河西村前往篁村，要比從河東村出發近。河西、河東兩個村和篁村村民都以余姓居多，三個村的余姓人家都非常反對別人把他們的祖先和秦檜扯上關係。開始鬧出這種說法的是《江西日報》的一個記者，他在報導中說余姓村民都是秦檜的後代，是因為秦檜後代怕被說成是奸臣子孫，才把「秦」字減掉三橫，改成了「余」字。

在河西村與篁村之間，走過來一位老村民，聽到秦檜跟他們祖先有關的說法，立刻

斬釘截鐵地說：「不是的！」老村民接著說：「江西日報的記者已經道歉了。」他說這句話時的神情，與他背後的樹林以及嗚嗚地穿越山林的風聲讓我留下深刻印象。

2009年春節前夕，河西、河東兩個村的村民發起舞板龍燈活動。婺源的板龍燈比常見的龍燈長，先用竹骨彩紙紮成龍頭龍尾，龍身由一節節長板組成，類似平時坐的長板凳，只是沒有凳腳，每塊長條木板以活楔相連，有幾十條的，也有百餘條的，因此龍身很長。每條木板上擱置花籃燈或者燈籠，舞板龍燈的青壯年把各節木板扛在肩上，燭光閃閃的燈籠穿行在黑暗中，像條夜遊蛟龍。

村裡的每戶人家出4元人民幣，扛著木板舞板龍燈的都是年輕村民，大家都很認真，舞板龍燈是傳下來的民間習俗，祈求消災解禍，舞出風調雨順一切平安。

那天晚上聽到鑼鼓聲，得知舞板龍燈隊伍已從河東村來到河西村，我和婷婷出門追趕，隊伍已越過那座隔開河西、河東兩村的石橋，只看見短短一截龍尾，龍首早已隱入橋下河東村。發起這次活動的是河東村村民，他們要回河東村去了。我和婷婷跟著隊伍到河東，在舞板龍燈的村民從肩上卸下木板，換上新點燃蠟燭的空檔，趕緊拍照，只拍到插在燈籠上的天竺枝和燭光。

第二天晚上，板龍燈還會再來河西村，在河西村空地上舞動和繞圈，從樓上拍下來一定很漂亮。但是第二天一早我就要和余天元一起趕往清華鎮，我們在鎮上趕搭上鄣山頂村莊的班車，余天元和河西村的一位村民要去清華鎮選購辦喜宴的食材，那位年輕村民快要做新郎了，我坐的是他辦喜事用的小汽車。



板龍隊伍已經下橋，長達80公尺的龍身以及龍首都看不見



舞板龍燈的隊伍中途停下，更換燈籠內蠟燭



板龍燈的每塊木板以活楔相連



裝飾板龍燈的天竺枝，站在後面的是舞龍少年